

乘著歌聲的翅膀

腋下兩根拐杖變成翅膀，飛了起來。一大杯啤酒下肚，Lifok樂陶陶地飄回家。喜悅之潮像台東宜灣村外的太平洋湧起，落下，又湧起。睡著，再驚醒已是清晨兩點。算不清是第幾遍翻閱演出節目單。指導老師簡介欄裡的幾張照片大都含著笑，只有他Lifok和那個睜著大眼的女老師表情特異。終場時他走上舞台，捧花、鞠躬——這是那個曾遭神譴的Lifok嗎？

在慘澹、臥病的九年青少年歲月裡，他曾經那麼羨慕地望著同齡國小畢業的男孩綁上鮮麗的腿褲與腰鈴，載歌載舞地進入年齡級組織，唯有他得了全身腫熱的怪病在病榻上入級。他們民國廿到廿三年出生的這一組男子後來在成年禮中被老人命名為「民國」(Laminkok)，因為那幾年宜灣經歷的最大變動就是台灣光復。

曾經深信巫師的話，他們家四個孩子幼年的夭亡與他的病都是這氏族日據時放棄大司祭的傳統，荒疏了祭拜年祭的男性守護神maladaw招致的報應。Lifok這名字就是「撿來的」意思，爲了減低神靈對他的注意。生病後有人怕Lifok的意思還不夠壞，仍遭神靈之忌，又給他一個別名Oteng，屍體之意。他這條命確實是從死亡邊緣撿回來的。他也想過了結生命。殘廢、女孩不屑一顧，無法置身歌舞行列中的Amis活著有什麼意義？

就像年祭(iisin)是收成後年歲的轉捩點，今晚是他Lifok生命的另一起點。這次演出如果只是阿美族歌舞一點也不稀奇，由於劇本是依據他協助收集的資料編成，服裝也經過他細密的考證設計，舞台上歌舞之外還呈現了井然有序的男子年齡級組織和阿美婦女爽朗尊嚴的精神面貌！

Lifok從小到大努力學習日本文化，漢人文化。如今第一次有機會把Amis文化傳授給漢人。藝術學院的學生太可愛，認真地向能歌善舞的Dipong學會了十四首豐年祭歌舞，而且不分男孩女孩拿起針線刺繡裙邊的花紋圖案。那些教授和職員也自告奮勇地扮演老人組。Lifok本來要讓他們穿傳統的丁字褲，考慮之後放棄這念頭，因村中的老人怕漢人恥笑，早就換上了西褲。

他不說的話沒有幾個人能了解舞台上的服飾帶給他多麼大的快樂。鮮活地儲



一年一度的年祭(ilisin)是阿美族男子年齡組最突顯的時刻。(江宜展攝影、民族學研究所提供)

存在Lifok記憶裡却不見於現今宜灣年祭的一些裝飾借這次演出復現了。

宜灣年祭差一點完全消滅。一九五〇年代基督教先傳入，為許多村民治病解困，比宜灣傳統的巫醫有效。Lifok憤恨巫醫延誤了他的病，跟著村人轉信耶穌基督。隨後教會禁止他們舉行以祭拜男子守護神和部落神靈為主的年祭。

Lifok記得停止年祭的那四、五年他有嚴重的失落感，年祭的歌聲經常迴旋耳際。沒多久，天主教傳入，神父認為只要把祭拜的對象由maladaw改成天主，原有的祭儀以彌撒取代，阿美族人便可以用他們喜愛的年祭形式謝神。宜灣居民因而多數加入天主教，並恢復年祭。到後期，長老教會也不反對教友參加年祭。可是有些被認為與「迷信」有關的裝飾一直沒有恢復。

由長老教會到天主教，Lifok在醫療和教育方面受到教會極大的關懷照顧，也擔任過十四年天主教傳教工作，至今仍維持天主信仰。可是他一直不能忘情被廢止的那些服飾。

看到台上老年組披著白色祭衣，頭纏象徵權威和長壽的藤蔓（以黃布代替），從心坎裡感覺舒適。以前年祭第一天先由老年組舉行祀靈祭，祈求神界與人界合一。退休老人頭上綁的驅邪的芒草，Lifok設計用綠布條代表。青年組中最高一級（mama no kapah）頭冠上漂亮的白色鳥羽也在舞台上重現，他們是居於領導地

位、綜攬一切事務的年齡級，就像空中的飛鳥一般迅捷敏銳，俯觀全局。

村裡明白的人也許看了會贊成恢復這些裝飾吧！要說「迷信」，什麼都帶有「迷信」。例如歌舞時大家手拉著手為了怕惡靈侵入；舞隊最前面的人手持棍杖除了象徵權威，也有驅除惡靈之意，不用的時候要放回祭火邊上；青年男子用力搖曳腰後的蓬鬆毛線球，是要洗去惡運；去年神父加入年祭歌舞，像往昔的大祭司一樣腰間綁條紅腰帶，具有生命、血、接近神的象徵意義。假使把這些都視為「迷信」廢除，宜灣文化許多豐美深刻的成份大概會隨之淹滅。Lifok認為若稍加轉化，宜灣的新舊信仰應該可以相容。

時光在年齡級的升降中流轉。去年新進入的「電話」級（民國五十六年（五十九年出生）把Lifok所屬的「民國」級又逼升了一級。往上算，年齡組織中只剩三個級，往下算有十三級。新近退休的一級受的是日本教育，當年因為喜歡和女孩子在柳蔭下約會，被命名為「柳樹」。今日的「電話」級可以用新裝的電話和女友互通款曲了。每隔三年左右一次的年齡組成年禮命名反映了宜灣村落的變遷。這回青年組中的領導級叫做「航海」，因成員很早就隨遠洋漁船飄洋過海。Lifok從另一些命名的詞意發現他們Amis長輩不像漢人一樣羞於在後輩面前說出和性有關的字眼。「性」是人生正當磊落的事，只要為自己的性行為負責，男孩風流點



一年一度的年祭(ilisin)是阿美族男子年齡組最突顯的時刻。(江宜展攝影、民族學研究所提供)

沒關係。同一年齡組中只要有人遭不測，為除整組的霉運會改名。對新入級者最好的讚揚祝福就是在敬酒時高聲辱罵，以避免引起邪魔嫉妒加害他們。

宜灣村男孩高挺壯偉的身材確實令Lifok欽羨。他們穿上華麗繽紛的服飾進入歌舞圈，立時成為年輕女子注目的焦點。平時阿美族男子在自己社會裡顯不出什麼重要性，一年一度的年祭是他們最突顯的時刻。Lifok這輩子相當遺憾未能盛裝在舞圈中挽著女子同歌共舞。「找不到女孩，算不得男孩」，這樣的觀念像鬼魂一樣把他壓得喘不過氣來。

Anis男子原來是快樂無憂的。可是外界男性佔絕對優勢的大社會常譏笑他們婚後住到女家、以妻為家長的傳統風俗。Lifok很喜歡台灣近年來提升婦女地位的運動。他看到英國女首相、雅美族女鄉長的新聞比誰都高興。這世界在變，變得像阿美族的社會了。女子當家長沒有什麼不好，出嫁的女兒反而被認為是沒用的女孩。外界如果早有開明寬容的觀念，Anis男子就不會在相形之下產生自卑感而排拒自己的文化。看看現在Anis的政治人物，好像非娶妻到家中才能立足於漢人主導的社會。Anis社會也不像漢人社會那樣注重形式、壓抑情感。男女婚前發生性關係沒什麼嚴重，可是不會有私生子。自己的孩子一定要承認，否則就是觸犯禁忌，會受到年齡組的懲罰。婚後感情不睦並不勉強湊和，以往只要男的回娘家或

返男子會所半年就算離婚，此後男婚女嫁各不相涉。Lifok自從接觸人類學，愈來愈發覺阿美族文化有其特色，如果讓它糊裡糊塗地為外界同化掉真太可惜了。這次學生學習過程中得到的知識與快樂更加強他對自己文化的信心。

「……妳們是偉大的母親、我們宜灣人生命之源、生活之光……」各家女子集合，進行年祭的送靈歌舞。Lifok深深思念過世的母親，他用母親早期照片中的服飾圖案作為這回婦女服裝的藍圖。老年女子頭插煙斗，背後掛檳榔袋在舞圈中搖擺，令Lifok感到特別的親切，好像和母親一起長大的同伴都在舞台上。歌舞隊伍移向觀眾席，在宜灣是從祭場舞到海岸公路，送神靈歸去。

宜灣年祭全村人投入，沒有閒坐的觀眾。Dipong的媽媽在觀眾席上坐不住了，她起身扭跳著為舞到座位邊的女學生扇涼表示感謝慰問之意。

Lifok也體會到演出再怎麼精采，畢竟是演出。宜灣人坐著「看」年祭一定很難過，實際參與才有意思。阿美族的舞必有歌，這樣才能發抒全部的感情。歌舞也不是自足的單位，一定和宗教、社會組織聯結在一起才有意義。如果只是從二十七首年祭歌中挑出十四首，配合展現十四種舞步，呈現的絕對不是「宜灣年祭」。Lifok痛心地憶起某些滲入商業觀光與政令宣傳意味的年祭。那些聚落似乎只注重歌舞娛賓，而忘了年祭的真正意涵。而社會大眾對他們的要求不也就是俊男美

女陪觀光客共樂的歌舞？有誰真想了解年祭歌舞展現的阿美文化？
天快亮了。再躺下，響起一波波浪濤聲與歌聲。七月的宜灣慢慢移近，一個完全屬於他們的年祭快登場，Litok夢想著有那麼一天，拐杖化為羽翼，乘歌聲飛逝而去。

（原載於76年11月7日中國時報）



信奉西洋宗教的婦女仍參加宜灣年祭。（江宜展攝影、民族學研究所提供）